

先以帖令錄此土豪一門十餘口到纔數日李公尚未發
盡斃於州厚以資幣贈包君數州之人聞者莫不慶快矣
出逸

李德裕

李德裕出鎮浙右日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住什
物被前主事僧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皆有
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引隱而用
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
鞠成具獄伏罪昭然未窮破用之所或以僧人不拘僧
行而費之以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憲之際公疑其
未盡微以意揣之人乃具實以聞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
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放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衆以

某孤立不雜洽輩流欲乘此擠排之流涕不勝其冤公乃
憫而惻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促
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人對事成遣坐兜子下簾子畢指
門不令相見命取黃泥各令摸前後交付下次金以
憑証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慙不成公怒令劾前數輩等皆
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裴休

裴休尚古好奇掌綸誥日有親表調授邑宰於曲阜者土
人墾田得古器曰盎腹容三斗錢項痺足規口矩耳朴素
古醜將盎土壤者既洗滌之後磨礪之隱隱有古篆九字
帶盎之腰曲阜今不能辯兗州有書生姓魯能八體書字
者召致于邑出盎示之曰此大篆也非今之所行者雖某

頗嘗學之是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丘歲鑄邑宰大奇其說及以篆驗則字勢存焉及輦致河東公之門公以為麟經時物得以言古矣寶之猶鍾瑛部鼎也視草之暇輒引親友之分_一者觀之以是京華聲為至寶公後以小宗伯掌貢舉生徒有以益寶為請者裴公一日設食會門弟子出器於庭則離立環觀迭詞以質獨劉舍人蛻以為非當時之物近世矯作也公不悅曰果不謬乎紫微曰某幼事丘明之書具載小白桓公九合諸侯取威定霸葵丘之會第八盟又按禮經諸侯十月而葬同盟至既葬然後反虞虞然後卒哭卒哭然後定謚則葵丘之後實在生前不得以謚稱此乃近世矯作也裴公洗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爵盡飲而罷

出唐關史

崔碣

崔碣任河南尹懲姦剪暴為天下吏師先是有估客王可久者膏腴之室歲鬻茗於江湖間常獲豐利而歸是年又復賄適楚始返檝于彭門值麗動作亂奔於寇域逾期不歸有妻美少且無伯仲自齋之屬妻常善價募人訪於賊境之四裔竟無究其跡者或曰已戕於盜帑其貨矣洛城有楊乾夫者善卜稱妻辰持一練決疑於彼楊生素熟其事且利其財思以計中之乃為端著虔祝云位既兆則曰所憂豈非仇儷邪是人絕氣久矣家見墳墓矣遇劫殺與身并矣妻號咷將去即又勉之曰陽烏也晚幸擇良辰清旭更問當為再祝妻誠信之他日復往布算窵得前卦乃曰神也異也無復望也仍言號慟非所以成禮者第擇日

舉哀繪佛飯僧以資冥福妻且悲且媿以爲誠言無巨細
事一以託之楊生主辦雅竭其志則又謂曰婦人 箠獨
而衷財賄寇盜方熾身之災也宜割愛以謀安適妻初不
納夕則飛礮以懼之晝則聲寇以危之次則役媒以餌之
妻多楊之義遂許嫁焉楊生旣遂志乃籍所有雄據厚產
又逾月皆貨舊業挈妻卜居樂渠之北明年徐州平天下
洗兵詔大赦就擒外脇從其間者宥而不問給篋爲信縱
歸田里可久髡髻而返瘠瘠疥穢再食於路至則訪其廬
舍已易主矣曲訊妻室不知其所展轉飢寒循路哀叫漸
有人知者因指其新居見妻及楊肆目門首欲爲揖認則
訶杖詬辱僅以身免妻釋貽以異復制於楊可久不堪其
冤訴于公府及法司按劾楊生賄賂已行取證於妻遂誣

其妾時屬尹正長厚不能辨姦以誣人之罪加之痛繩其
背肩扶出疆可久冤楚相縈殆將溘盡命絲未絕洛尹改
更則銜血齋冤於新政亦不能辨前所鞠吏得以肆其毒
於簧言且曰以獄訟舊政者漢律在焉則又裂臚配邑之
遐者隸執重役可久雙背流血兩目枯焉時博陵公伊人
燕居備聆始卒天啓良使再領三川獄吏屏息覆盆舉矣
攬轡觀風之三日潛命就役所出可久以至乃救吏掩乾
夫一家兼素鞠骨同枯其頸且命可久暗篋家之服翫物
所存尚夥而鞠吏賄賂醜跡昭焉旣捶其胸復血其背然
後擢髮折足同瘞一坎收錄家產手授可久時離畢作冷
衣雲復鬱斷獄之日陽輪洞開通達相慶有出涕者沉冤
積憤亨暢是曰古之循吏孰能擬諸出唐

趙和

咸通初有天水趙和者任江陰令以片言折獄著聲猶是累宰劇邑皆以雪冤獲優考至於疑似晦偽之事悉能以情理之時有楚州淮陰農比莊俱以豐歲而貨殖焉其東鄰則拓腴田數百畝資鏹未滿因以莊券質於西鄰貸緡百萬契書顯驗且言來歲齋秣以贖至期果以腴田獲利甚博備財贖契先納八百緡第檢置契書期明日以殘資換券所隔信宿且恃通家因不徵納緡之籍明日齋餘鏹至遂爲西鄰不認且以無保証又乏簿籍終爲所拒東鄰冤訴于縣縣爲追勘無以証明宰邑謂曰誠疑爾冤其如官中所賴者券乏此以証何術理之復訴於州州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遠聆江陰之善聽訟者乃越江而南訴于

趙宰趙宰謂曰縣政地卑且復逾境何計奉雪東鄰則冤泣曰此地不得理無由自滌也趙曰第止吾舍試爲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則又曰安敢誣趙曰誠如是言當爲寘法乃召捕賊之幹者數輩齋牒至淮壩口有嘯聚而寇江者案劾已具言有同惡相濟者在某處居名姓形狀具以西鄰指之請梏送至此先是鄰州條法唯持刀截江無得藏匿追牒至彼果擒以還然自恃無跡未甚知懼至則放于庭下趙厲聲謂曰幸耕織自活何爲寇江囚則朗叫淚隨曰稼穡之夫未嘗舟楫趙又曰証詞甚具姓氏無差或言僞而堅則血膚取實囚則大恐叩頭見血如不勝其冤者趙又曰所盜幸多金寶錦綵非農家所寘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囚意稍解遂詳開所貯者

且不虞東鄰之越訟也乃言稻若干斛莊客某甲等納到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鍛成者趙宰大喜卽再審其事謂曰如果非寇江者何謂諱東鄰所贖八百千遂引訴鄰令其偶証於是慙懼失色祈死廳前趙令梏往本土檢付契書然後寘之於法

出唐
闕史

劉崇龜

劉崇龜鎮南海之歲有富商子少年而白哲稍殊於裨販之伍泊船於江岸上有閨樓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豔態妖容非常所覩亦不避人得以縱其目逆乘便復言某黃昏當詣宅矣無難色領之微哂而已旣昏賧果啓扉伺之比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卽突入之姬

卽應然而就之盜乃謂其見擒以庖刀刺之遺刀而逸其室小之覺商客之子旋至方入其戶卽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鮮血之氣未已又捫着有人臥遂走出徑登船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餘里其家跡其血至江岸遂陳狀之主者訟窮詰岸上居人云其日夜有某客船一夜徑發卽差人追及械於閨室拷掠備至其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庖刀納于府主矣府主乃下令曰某日大設合境庖丁宜集于毬場以候宰殺屠者旣集乃傳令曰今日旣已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於廚而去府主乃命取諸人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令詣衙請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唯一屠者在後不肯持刀去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以何人刀卽曰此合是某乙

者乃問其住止之處卽命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乃以他囚之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於市竄者之家旦夕潛令人伺之旣斃其假囚不一兩夕果歸家卽擒之具首殺人之咎遂置於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而已彭城公之察獄可謂明矣

出王堂間話

殺妻者

聞諸耆舊云昔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爲姦盜所殺但不見其首支體具在旣悲且懼遂告於妻族妻族聞之遂執壻而入官丞行加誣云爾殺吾愛女獄吏嚴其鞭捶莫得自明泊不任其苦乃自誣殺人甘其一死欵案旣成皆以爲不繆郡主委諸從事從事欵而不斷謂使君曰某濫幕席誠宜竭節奉理人命一死不可再生苟或悞舉豈能追悔也必請緩而窮之且爲夫之道孰認殺妻况義在齊眉曷能斷頸縱有隙而害之盍作脫禍之計也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君許其讞義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慎擇司存移此繫者細而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以平人待之鍵戶棘垣不使繫於外然後遍勘在城伍作行人令各供通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去處文狀旣而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有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昇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女首級遂將首對屍令訴者驗認云非也遂收豪家鞠之豪家伏辜而具欵乃是殺一奶子而首而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蓄之豪士乃全家棄市吁伍辭察獄得

無慎乎

出玉堂閒話

許宗裔

蜀之將帥鮮不好貨有許宗裔者分符仗鉞獨守廉隅嘗典劔州民有致寇者燈下認識暴客待曉告巡其賊不禁拷捶遠首其罪囚而送州宗裔引慮繆囚紛訴且言絲鉤純乃是家物與被劫主遞有詞說宗裔促命兩家線絲車又各齎純卷時胎心復用何物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因令相退下純線見杏核與囚款同仍以絲鉤安車量其輕重大小亦是囚家本物即被劫者有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指顧之間爲雪冤枉乃良吏也

出北夢瑣言

劉方遇

鎮州士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髮長爲繼室田有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令遵與殖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與殖乃舉族令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鬻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衰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安吏親黨上在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盜俱棄市人知其冤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懼事發令內弟彌縫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警怒下鎮州委副使符

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
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
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入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范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顥

王融

李膺

商鏗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東方朔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

蒙按問果得事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
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
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入議之所不及失刑也
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二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三

俊辯一

東方朔

匡衡

邊文禮

荀慈明

曹植

諸葛恪

車浚

諸葛靚

蔡洪

范百年

張融

庾杲之

王儉

周顥

王融

李膺

商鏗

蕭琛

朱淹

崔光

陳元康

李諧

盧愷

盧思道

王元景

東方朔

漢武帝見畫伯夷叔齊形像問東方朔是何人朔曰古之

愚夫帝曰夫伯夷叔齊天下廉士何謂愚邪朔對曰臣聞賢者居世與之推移不凝滯於物彼何不升其堂飲其漿泛泛如水中之鳧與彼徂遊天子轂下可以隱居何自苦於首陽上喟然而歎

又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落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爲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爲馬小爲駒長爲雞小爲鷄大爲牛小爲犢人生爲兒長爲老且昔爲善哉今爲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出小

匡衡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鄰人有燭而不與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之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

爲其傭作而不求直主人怪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過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此聞之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畱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顧出西京雜記

邊文禮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之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出世說

荀慈明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

朗歎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
少朗曰方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
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爲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
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也春秋之義
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
勃德乎

出世說

曹植

魏文帝嘗與陳思王植同輦出遊逢見兩牛在牆間鬪一
牛不如墜井而死詔令賦死牛詩不得道是牛亦不得云
是井不得言其鬪不得言其死走馬百步令成四十言步
盡不成加斬刑子建策馬而馳既攬筆賦曰兩肉齊道行
頭上戴橫骨行至函土頭肆起相唐突二敵不俱剛一肉

卧土窟非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洩賦成步猶未竟重作三
十言自慙詩云煮豆持作羹漉豉取作汁其在釜下然豆
向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出世記

諸葛恪

孫權躡巡狩武昌語羣臣曰在後好共輔導太子太子有
益諸君厚賞如其無益必有重責張昭薛綜並未能對諸
葛恪曰今太子精微特達比青蓋來旋太子聖廟之姿必
聞一知十豈爲諸臣虛當受賞孫權嘗問恪君何如丞相
恪曰臣勝之權曰丞相受遺輔政國富刑清雖伊尹格於
皇天周公光於四表無以遠過且爲君叔何宜言勝之邪
恪對曰實如陛下明詔但至於仕于汙君甘于僞主闇于
天命則不如臣從容清泰之朝讚揚天下之君也權復問

恪君何如步騭恪答曰臣不如之又問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問何如陸遜亦曰不如之權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勝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國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是以勝也

出劉氏小說

車浚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早欽風彩何乃龍蟠鳳峙不肯降顧邪荅曰誠知公侯敦公旦之博納同尼父之善誘然蜥蜴不能假重雲以升舉鸚雀不能從激風以飛揚是以無因爾時坐上賓客多是吳人皆相顧謂曰武陵蠻夷郡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今乃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遜歎曰國其昌也乃有斯人

出劉氏小說

諸葛靚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爲何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出世說新語

蔡洪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奇於仄陋拔賢俊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之河盈尺之璧不必採於崑崙之山大禹生於東夷文王出於西羌賢聖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得無諸君是其苗裔乎又問洪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後又朱永長理物之宏德清選之高望巖仲弼九臯之鴻鵠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

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徘徊懸鼓之
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墨爲
稼穡以義禮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
章爲錦繡蘊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議意爲幃幕
行仁義爲室宇循道德爲牆宅者矣出劉氏小說

范百年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
曰卿州復有此水否百年荅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
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上稱善後除
梁州刺史出談藪

張融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郎中緯之孫融神明俊出

機辯如流嘗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之方登上笑曰卿
至何遲荅曰自地昇天理不得速融爲中書郎嘗歎曰不
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融善草隸太祖嘗語曰卿
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
二王無臣法出談藪

庾杲之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
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
是臣子輕所度量時人稱其辯荅出談藪

王儉

齊王儉字仲寶金紫僧綽之子侍中雲首之孫少孤幼有
珪璋器四五歲與凡童有異常爲五言詩曰稷契匡虞夏

伊呂翼商周撫已媿前哲歛衽歸山丘故論者以宰相許
之後爲吏部尚書有客姓譚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
得有汝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之帝常幸樂遊宴
羣臣奉樂帝曰好音樂孰與朕同對曰沐浴皇風並沾比
屋亦旣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儉嘗集才學之士累物而
麗之謂之麗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唯廬江何憲爲
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憲坐簾執扇意氣自得秣陵
令王摛後至操筆便成事旣煥美詞復華麗摛乃命左右
抽篋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負之而趨出談

周顒

汝南周顒隱居鍾山長齋蔬食王儉謂之曰卿在山中何
所啗食荅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又曰菜何者最美顒曰

春初早韭秋暮晚菘顒歷中書侍郎

出談

王融

魏使宋弁至敕王融兼主客郎中融問弁曰秦西冀北實
多駿驥而彼所獻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知且
將信誓有時而爽而駟駟牧馬或未能嗣弁曰不容虛爲
之名當是不習水土融曰周穆馬跡遍周天下若驥驥之
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卿何勤勤於千
里融曰卿國旣名其優劣聊以相訪若於千里必至聖主
將駕之鼓車弁不能荅出談

李膺

梁李膺有才辨武帝謂之曰今之李膺何如昔時李膺荅
曰臣以爲勝昔時李膺仕桓靈之朝今之李膺奉唐虞之

主衆皆悅服

出談

商鏗

東郡商鏗名子爲外臣外臣仕爲廷尉評鏗入謝恩武帝問卿名子外臣何爲令其入仕鏗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上大悅

出談

蕭琛

武帝嘗以棗擲蘭陵蕭琛琛仍取棗擲帝正中面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琛嘗於御座飲酒於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狀受酒琛歷尚書丞

出談

朱淹

齊武太后馮氏崩齊使散騎常侍裴昭明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問之昭明曰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著作佐郎朱淹接對謂之曰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知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後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乃云義出何典行人得失何甚異哉昭明曰齊帝昔崩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不以爲報那見苦得邀迫淹曰彼朝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逾月卽吉李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以鳴玉盈廷朱紫照日彪旣不被主人之命何容獨以素服間廁衣冠之中哉來責雖尚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俾於有虞諒闇已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明乃搖手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知得失所歸淹曰若如來談卿

以虞舜高宗非邪明對曰非孝無親請裁弔服今爲魏朝
所逼必獲罪於本邦淹曰彼有君子卿將命抗中應有高
賞若無君子但今有光國之譽雖復非理得罪亦復何嫌
南史董狐自當直筆高祖賞之轉著作郎齊又使員外郎
何憲主客邢宗慶來朝遣淹接對宗慶謂淹曰南北連和
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曰
夫爲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得眷眷守
尾生之信且齊先王歷事宋朝荷恩積世豈應便爾篡奪
慶等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北謂淹曰卿何不
于禁而作魯肅淹曰我捨危就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
有憲不能答出談

崔光

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勳勗勉高祖謂光
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上大嗟悅出談

陳元康

北齊河陽陳元康刀筆吏也善暗書嘗雪夜太祖命作軍
書頃爾數十紙筆不暇凍太祖喜曰此人何如孔子自此
信任焉故時人謂之語曰三崔兩張不如一陳元康三崔
暹季舒昂也兩張德微纂也出談

李諧

北齊頓丘李諧彭城王嶷之孫吏部尚書平之子少俊爽
有才辯爲黃門侍郎除名作述身賦其略曰獨浩然而任
已同虛舟而不繫既未識其所以來豈知其所以逝於是

得喪同遺忘懷自深遇物棲息觸地山林雖類西浮之跡
何異東都之心除散騎常侍爲聘梁使至梁遣主客范胥
迎接胥問曰今猶可暖北間當少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
陽之正寒暑適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鄰下豈是側景之
地諧曰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胥曰洛陽
旣稱盛美何事遷鄴諧曰不常厥邑於茲五遷王者無外
所在關河復何怪胥曰殷人毀厄故遷相圯耿貴朝何爲
而遷諧曰聖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候於隆替胥曰
金陵王氣肇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邦故宜
在此諧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隆紫蓋黃旗終於入
洛胥默而無答江南士子莫不嗟尚事畢江浦賦詩曰帝
賦二儀合黃華千里清邊笳城上纏異月浦中明出談

盧愷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爲蘭州總管客
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突厥何處得有牆
客師曰肉爲酪水爲漿穹廬爲帳氍毹爲牆愷中書監子剛
之子也出談

盧思道

武陽太守盧思道常曉醉於省門見從姪賁賁曰阿父何
處飲來凌晨嵬峩思道曰長安酒二百價不嵬我嵬嵬
賁燕郡公景仁之子中書侍郎景裕之猶子位歷太常卿

出談

王元景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談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 幼敏附

俊辯

楊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頌

王勳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出談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四

俊辯二幼敏附

俊辯

楊玠

薛道衡

薛收

張後裔

崔仁師

盧莊道

許敬宗

胡楚賓

裴琰之

蘇頌

王勳

李白

柳芳

王藻

韓愈

李程

李吉甫

王生

辛丘度

溫庭筠

柳公權

權德輿

東方朔

李彪

班蒙

幼敏

陳元方

孫策

鍾毓

孫齊由

陸琇

王綯

蕭遙欣

房氏子

張琇

渾瑊

俊辯

陽玠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
而嘲諢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
杜伯嘗射宣王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克寮友推其機辯嘗
謂玠曰君陽有玠恐不任厨玠曰君牛既克正可烹宰又
見玠食芥菹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菹對曰君既姓牛
何得不斷牛肉有太倉令張策者在雲龍門與玠議理屈

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
雄敢與伯符連諱太子洗馬蘭陵蕭詡爽俊有才辯嘗謂
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比恐非樂土玠曰放驩兜於崇山
江南豈是勝地錄尚書晉昌王唐邕聞諸省官曰卿等宜
道本州寶物定州人以綾綺為寶滄州人以魚鹽為寶及
至玠邕曰卿幽州人以何物為寶答曰刺史嚴明文武奉
法此幽州之寶也邕有媿色

出談
數

薛道衡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
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出談
數

薛收

唐薛收在秦府檄書露布多出於收占辭敏速皆同宿構
馬上卽成曾無黜竄出譚
實錄

張後裔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就受春秋左氏傳後因召入賜讌言
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知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
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卽爲萬乘主計臣此
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卽賜馬五匹後爲禮部尚書陪葬

獻陵出譚
實錄

崔仁師

崔仁師爲度支郎中嘗陸奏度支錢物數千言手不執本
太宗怪之令杜正倫賚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刑部以反
逆緣坐兄弟沒官爲改輕從死仁師議以爲父子天屬是

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旣欲改
法請審商量竟從仁師議出譚
實錄

盧莊道

盧莊道范陽人也天下稱爲名家聰慧敏悟冠於今古父
彥與高士廉有舊莊道少孤年十二造士廉廉以故人子
引令坐會有上書者莊道竊窺覽謂士廉曰此文莊道所
作士廉怪謂曰後生勿妄言爲輕薄之行謂之果通復
請倒誦又通士廉稱歎久之乃跪謝曰此文實非莊道所
作向傍窺而記耳士廉取他文及案牘命讀之一覽而倒
誦并呈示所撰文章士廉具以聞太宗召見策試擢第年
十六授河池尉滿二歲制舉擢甲科召見太宗曰此是朕
聰明小兒邪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

縣令以幼年懼不舉將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
百餘人俱預書狀莊道但閒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屢
以爲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
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畱繫月日應對如
神太宗驚嘆卽日拜監察御史

出御史
臺記

許敬宗

高宗東封竇德玄騎而從上問德玄曰濮陽古謂之帝丘
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策馬前對所問上意稱善敬宗
退而告人曰大臣不可無學吾向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
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善守其拙不彊所不知
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出譚
賓錄

胡楚賓

胡楚賓屬文敏速每飲酒半酣而後操筆高宗每令作文
必以金杯盛酒令飲便以杯賜之

出譚
賓錄

裴琰之

裴琰之作同州司戶年纔弱冠但以行樂爲事略不爲案
牘刺史譙國公李崇義怪之而問戶佐佐曰司戶達官兒
郎恐不閑書判旣數日崇義謂琰之曰同州事物固繫司
戶尤甚公何不別求京官無爲滯此司也琰之唯諾復數
日曹事委積諸竊議以爲琰之不知書但遨遊耳他日崇
義召之厲色形言將奏免之琰之出謂其佐曰文案幾何
對曰遽者二百餘琰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
紙十張仍命五六人以供研墨點筆左右勉唯而已琰之
不之聽語主案者略言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華

粲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僚觀者如堵牆驚嘆之聲不已也案達於崇義崇義初曰司戶解邪判戶佐曰司戶太高手筆仍未之奇也比四五十案詞彩彌精崇義悚作召琰之降階謝曰公之詞翰若此何忍藏鋒成鄙夫之過是日名動一州數日聞於京邑尋擢授雄州司戶

出御史臺記

蘇頲

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牀下出其脛受榎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嬖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

其事玄宗遂命召來至時宿醒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臥於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幸嗣立拜中書令瓌署官告頲為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命頲誅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懷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謂瓌曰成某志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致石瓌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瓌子頲第五誥第六水第七誥善八分書

出明皇雜錄

王勳

王勳絳州人開元中任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

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勅召小吏五人各
執管口授分寫一時俱畢出據

李白

開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
大醉中賁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於御前索筆一揮文不
加點出據

柳芳

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下柳芳嘗對芳念百韻時芳已暗
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
驚異之有不平色久之徐曰聊相戲耳此君所念也因請
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能寫出尚書
故實

王藻

王藻王素貞元初應舉齊名第十四每偕往還通家稱十
四郎或問曰藻素也出傳

韓愈

李河南素替杜公兼時韓吏部愈為河南令除職方員外
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兼來比素出傳

李程

李相國程執政時嚴暮嚴休皆在南省有萬年令闕人多
屬之李云二年不知暮出傳

李吉甫

憲宗久親政事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尹
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以為善對出國
史補

王生

或問羅浮王生曰為政難易曰簡則易又問儒釋同否曰直則同出國史補

元和十五年辛丘度紆杜元穎同時為遺補令史分直故事但舉其姓曰丘杜當入出傳載

溫庭筠

會昌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以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扛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密陀僧也出尚書故實

柳公權

柳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作思而成一絕曰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賜錦綵二百匹令宮人上前拜謝之出據言

權德輿

權丞相德輿言無不聞又善度詞嘗逢李二十六於馬上度詞問答聞者莫知其所說焉或曰度詞何也曰隱語耳語不曰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此之謂也出喜話錄

東方朔

漢武帝嘗以隱語召東方朔時上林獻棗帝以杖擊未央前殿檻曰叱叱先生束束朔至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乎朔見上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束束棗也叱叱四十九

也出東方
明傳

又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朝
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謠且行不從
門入踰我垣牆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
格鬪而死上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
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蠹舍人辭窮當復
脫揮出東方
朔傳

李彪

後魏孝文帝嘗殿會羣臣酒酣歡極帝因舉卮屬羣臣
及親王等酒曰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辯之賜金鍾御史中
尉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坵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左丞

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技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
臣思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庭服彪聰明有
知甄琛和之亦速州加
監註

班蒙

唐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
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所題云一人堂堂二曜同光泉深
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列火然除
却雙勾兩日全諸賓慕顧之駐足良久莫之能辯獨班蒙
曰一人豈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十一
寸非寺字乎點去冰水字二人相連大字不欠一邊下字
三梁四柱而烈火然無字兩日除雙勾比字得非大明寺
水天下無比乎衆皆洗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稱歎

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出
苑叢記

幼敏

陳元方

漢末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
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
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
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時過申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
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出商芸
小說

孫策

吳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俄而劉豫州備到便
求去袁曰劉豫州何關若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

堦而劉備從西堦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步殆不復前出語
林

鍾毓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
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
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汗出會對曰戰
戰慄慄汗不得出又值其父晝寢因共偷服散酒其父時
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
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對曰偷本非禮所
以不拜出小
說

孫齊由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
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答曰齊莊公曰欲

齊何邪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小兒答對出世說新語

陸琇

後魏東平王陸俟代人也聰悟有才略子馥有父風高崇見而賞之謂朝臣曰吾常歎其父智過其軀此踰於父矣為相州刺史遷太僕馥子琇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關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為嫡出談數

王綯

宋王景僧朗之子美風貌善玄言與謝莊張暢何偃俱有盛名於是景文本名或與明帝名同故稱字長子綯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邪邪乎文哉綯應聲答曰尊者之名安可為戲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論語曰草上之風則偃偃尚之子也綯卒於祕書丞出談數

蕭遙欣

南齊曲江公蕭遙欣少有神采幹局為童子時有一小兒左右彈飛鳥未嘗不應弦而下遙欣謂之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雲中翔何關人事小兒感之終身不復捉彈爾時年十一士庶多競此戲遙欣一說旬月播之遠近聞者不復為之出談數

房氏子

唐韋陟有疾房尚書瑄使子弟問之延入臥內行步悉籍

茵毳房氏子韉而登階侍婢皆笑之舉朝以為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出國史補

張琇

張童子者名琇審素之子也開元二十二年琇殺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於闕下復父仇也初審素受賕事發詔萬頃按之萬頃按審素過入故坐誅家屬徙邊琇會赦得還時未冠乃追復前怨與其弟璵手刃萬頃於都城聞者駭之帝嘉其孝將釋之有司以專殺抗論琇坐死時人哀之葬於邱山為疑冢焉蓋懼楊宗之所發也故虞部員外郎顧云謀之曰冒法復讐信難逃於刑典忘身徇孝誠有契於禮經且從古以來誰人不死得其死矣夫可恨歟出顧雲文集

渾瑊

渾太師瑊年十一隨父釋之防冬朔方節度張齊丘戲問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龍駒島皆有奇効出國史補

橫身瑣子珊瑚骨何難於

瑰透碧霄此咏李鄴侯

汝詩也

鄴侯生有異於骨節飛鳥切時常欲隨風飛去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
貞明見稱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
言姊以為喜年十歲乃聞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
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五

幼敏

賈逵

李百藥

王勃

元嘉

毛俊男

蘇頲

劉晏

林傑

高定

李德裕

白居易

崔鉉

李琪

劉神童

路德延

韋莊

賈逵

漢賈逵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瑤無嗣而婦亦以
貞明見稱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
言姊以為喜年十歲乃聞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
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邪

達曰憶幼昔抱達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剥
庭中桑皮以爲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史遍通
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極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受經文
贈獻者積廩盈倉或云賈達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爲
舌耕出王了年拾遺記

李百藥

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又常遇其父德林
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
藥進曰傳稱邠人籍稻注云邠國在琅邪開陽縣人皆驚
喜云此兒卽神童百藥幼多疾祖母以百藥爲名名臣之
子才行相繼四海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五言雖
樵童牧豎亦皆吟諷及顯章告老怡然自得穿地築山文

諱實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先是和太宗帝京篇手
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何齒之宿而意之新乎子安
期永徽末遷中書舍人二代皆掌制誥安期孫義仲又爲

中書

出諱
貞錄

王勃

王勃字子安六歲能屬文清才深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
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時帥府有塔善爲文章
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之爲若卽
席而就者旣會帥果授牋請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帥
旣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
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
廬帥沈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帥曰斯不朽矣

出據

元嘉

元嘉小兒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絕六事齊舉代號神仙童子

毛俊男

并州人毛俊誕一男四歲則天召入內試字千字文皆能暗書賜衣裳放還人皆以為精鬼所託其後不知所終朝

載野

蘇頌

蘇瓌初未知頌常處頌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頌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誄崑崙

奴詩也其詞云指頌十頌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誄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邪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兔懸於廊廡之下瓌乃召頌誄之頌立呈詩曰兔子死關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大驚奇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益代

出開天傳信記

劉晏

玄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於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年方十歲形狀獐劣而聰悟過人玄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

上爲施粉黛與之中櫛玄宗問宴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
宴曰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娘戴
竿宴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得綺
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玄宗與貴妃及諸嬪御歡笑
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出明皇
雜錄

林傑

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音調清舉年六歲
請舉童子時又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又妙於
手譚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使崔侍
郎于丞與遷職鄉人榮之傑五歲父因攜之門脚至王仙
君霸壇戲問童子能是乎傑遂口占云羽客已歸雲路去
丹爐草木盡彫殘不知子載歸何日空使時人掃舊壇交

初不謂眇歲之作遽臻於此羣親益所驚異遞相傳諷鄉
里喧然自此日課所爲未幾盈軸明年遂獻唐中丞扶唐
旣伸幅窺吟聳耳皆歎命子弟延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
乞巧因試其乞巧詩傑授毫曰七夕今朝看碧霄牽牛織
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驚曰真
神童也以是鄉人羣來求看填塞門巷傑又精於琴碁及
草隸書俱自天然不假師受唐因與賓從暮或全局輸者
令單之勿觸取童子來繼終其事傑必指蹤出奇往往返
勝曲盡玄妙時謂神助後復業詞賦頗振聲問有仙客入
壺中賦云仙客以變化隨形逍遙放情處於外則一壺斯
在入其中則萬象俱成飛閣重樓不是人間之壯奇花異
木無非物外之名至九歲謁盧大夫貞黎常侍殖無不嘉

既使仙童摘降人
問何乃不承其年
徒增嘆惜為之
父母者其何堪
伊古以來出甘霖
劫筆往若是殊
不可解故早慧

獎尋就賓見日在謙筵李侍御遠趙支使容深所知仰不
捨斯須和趙支使詠荔枝詩尤佳云金盤摘下排朱果紅
殼開時飲玉漿鄭副史立作奇童傳劉制使重為序以貽
之至年十七方結束琴書將決西邁無何七月中一旦天
氣澄爽書堂前忽有異香氤氳奇音響亮家人出戶觀見
雙鶴嘹唳盤空而下雪翎朱頂徘徊庭際傑欣然捨筆躍
下庭前抱得一隻其父驚訝恐非嘉兆令促放遂巡遡空
而去親鄰聞茲咸來賀肅曰家藏書雖比乃類筵鱣之表
祥也及夕傑偶得疾數日而終則知傑乃神仙謫下人世
魂靈已脫於鶴耳不然者何亡之速也出閩川士傳

高定

高定真公郢之子為易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八則

為重轉則為演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
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
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出國史補

李德裕

李德裕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
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欲探其
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陟大癡
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為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
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
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出北夢瑣言

白居易

白居易

世稱白居易
之日便識之無二
字夫七日尚不能
言何由知其能識
而屬試即大約之
月初學解法方
近情理

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媪試之
能百指而不誤間日復試之亦然既能言讀書勤敏與他
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貞元十
六年中書舍人高郢掌貢闈居易求試一舉擢第明年拔
萃甲科由是習性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為時楷式
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會憲宗新即位始用為翰林學
士出元稹長慶集序

崔鉉

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為童兒時隨父訪于韓公滉滉
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上鷹令詠
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
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翅不知誰是解縈人滉益奇

已見一斑

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大曆三年侍郎崔郾下及
第果久居廊廟三擁節旄大中咸通之中時推清名重德
宣宗皇帝常朝罷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初
李石鎮江陵辟為戎卒一旦拂袖而去既入京登上第俄
昇翰苑李未離荆渚崔鉉乘釣衡李乃馳牋賀之曰某早
拜光塵叨承眷與深蒙異分屢接清言幸曾顧於厚恩俯
見循於末契去載分麾南楚拜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
棲止實慙於威鳳賓筵初啓曾陪樽俎之歡將幕未移已
存陶鎔之下光生鄰部喜溢轅門豈唯九土獲安斯亦一
方多幸乃掌記李騭之詞也于今播於衆口出南楚新聞

李琪

李琪名族也父敬唐廣明中佐王鐸滑州慕琪生而敏異

十歲通六籍遂博覽文史如寤宿習十三兩賦詩頌大爲
時賢親賞府帥王鐸聞而異之然每見所作亦有疑志鐸
嘗留其父敬及幕府帥欽密遣人以漢祖三傑賦題試之
俟畢持去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
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駭
曰此見大器也將欲發其文價乃以賦示坐客一席稱獎
他日總角謁鐸鐸曰適蜀中詔利用夏州拓跋思恭爲
京北收復都統可作一詩否卽秉筆立製云飛騎經巴棧
鴻恩及夏臺將從天上去人自日邊來此處金門遠何時
玉輦廻早平關右賊莫待詔書催鐸益奇之因執珙手曰
此真鳳毛也時年十四明年丁母憂因流寓青齊間然糠
照薪俾夜作書覽書數千卷間爲詩賦唐僖宗再幸梁洋

竊賦云哀痛不下詔登封誰上書至昭宗廟聯中科第又
忽忽不樂恨未得轉四體爲訓誥之語及梁祖受禪珙始

自前殿中侍御史擢翰林學士

出李琪集序

劉神童

劉神童者昭宗朝以鄉薦擢第時年六歲矣帝召於便殿
復試之神童朗誦經書初無微誤帝大稱因撥御盤果實
賜之左右侍臣俱有羨色故都官鄭谷贈之詩曰習讀在
前生僧譚足可明還家雖解苦登第未知榮時果曾沾賜
春闈不任情燈前猶惡卧寐語誦書聲

出鄭谷詩集

路德延

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嘗賦
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紙心似倒

試行時傍壁
學語亂後天

抽書詩成翌日傳於都會儋州坐事誅故德延久不能振
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為感舊詩曰初騎竹馬
詠芭蕉嘗忝名卿誦滿朝五字便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
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
立至今顏巷守篋瓢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
友謙領鎮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
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
友謙友謙聞而大怒有以掇禍乃因醉沈之黃河詩實佳
作也爾後雖繼有和者皆去德延遠矣詩曰情態任天然
桃紅兩頰鮮乍行人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
軟勝綿長頭纒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
優排衙朱榻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

堤衝細雨奔蒼越輕煙嫩竹乘為馬新蒲掉作鞭驚雛金
鏡繫獨子採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鵝入暖泉楊花爭弄雪
榆葉共收錢鏡當骨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鷺裏袖學
拓枝揷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壽花插時乞繡針
穿寶匣擎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案榻劣帽戴靴襪展
畫翅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
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鏡姪姪憎藥巧選延弄帳驚綉眼
藏衾鳳結纏指敲迎使鼓筋撥賽神絃鱗拂魚鉤動筆推
鴈柱偏碁圖添路畫笛管欠聲鏽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
櫺尋蛛窠屋瓦探雀遍樓椽拋果忙開口藏鉤亂出拳夜
分圍楸枰朝聚打鞦韆折竹裝泥鷺添絲放紙鳶互誇論
水碓相效放風旄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綫遠鋪張鶴

微風
佳句
散
寂

低控射蠅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窻有乍曲避路
臂相連鬪草當春逕爭毬出晚田柳芳慵獨坐花底困橫
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舞蝶隈樹泥鳴蟻平
島跨躋上層崖逞捷緣嫩苔車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
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逕甌蜂穴遶階填樵唱起深林
笙歌下遠川壘材爲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杳危挑
峻塔磚忽昇鄰舍樹踰上後池船項橐稱師印甘羅作相
年明時方在德勸爾減狂顛

韋莊

韋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戲及
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詩以記之
又途次逢李氏諸昆季亦嘗賦感舊詩下邽詩曰昔爲童

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遠縣遊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
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醉纔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
無處問夕陽衰草盡荒丘又逢李氏弟兄詩曰御溝西面
朱門宅記得當時好弟兄曉傍柳陰騎竹馬夜隈燈影弄
先生巡街趁蝶衣裳破上屋探雛手脚輕今日相逢俱老
大憂家憂國盡公卿

十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六

器量一

樂廣

劉仁軌

德師

李勣

李日知

盧承慶

裴勉

郭子儀

宋則

樂廣

晉樂令廣女適大將軍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又執權於
洛遂構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
危懼樂令既處朝望加有婚親小人讒於長沙嘗聞樂令
神色自若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
意出世說
新語

劉仁軌

唐劉仁軌為左僕射戴至德為右僕射皆多劉而鄙戴時

十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六

十一

有一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顧左右曰此劉僕射
僕射左右以戴僕射言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却
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當朝似不能
言及薨後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所復聞當其在時事
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出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
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出國史
異纂

婁師德

納言婁師德鄭州人爲兵部尚書使并州接境諸縣令隨
之日高至驛恐人煩擾驛家令就驛厨食尚書飯白而細
諸人飯黑而麤呼驛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將恐
對曰邂逅浙米不得死罪尚書曰卒客無卒主人亦復何
遂換取麤飯食之檢校管田往梁州先有鄉人姓安者

名顯都督許欽明欲決殺令衆鄉人謁尚書欲救

尚書曰犯國法師德當家兒子亦不能捨何況渠明日
會都督與尚書曰犯國法俱坐謂尚書曰聞有一人犯
國法云是師德鄉里師德實不識但與淇爲小兒時共牧
牛耳都督莫以師德寬國家法都督遠令脫柳至尚書切
責之曰汝辭父嫌求寬官職不能謹潔知復奈何將一牒
餅與之曰噫却作箇飽死鬼去都督從此捨之後爲納
言平章事父檢校屯田行有日矣諸執事早出婁先足疾
待馬未來於光政門外橫木上坐須臾有一縣令不知其
納言也因訴身名遂與之並坐令有一丁遠覘之走告曰
納言也令大驚起曰死罪納言曰人有不相識法有何死
罪令因訴云有左巖以其年老眼暗奏解某夜書表狀亦

得眼實不暗納言曰道是夜書表狀何故白日裏不識宰相令大慙曰願納言莫說向宰相納言南無佛不說公左右皆笑使至靈州果驛上食訖索馬判官諮意家漿水亦索不得全不祇承納言曰師德已上馬與公料理往呼驛長責曰判官與納言何別不與供給索杖來驛長惶怖拜伏納言曰我欲打汝一頓大使打驛將細碎事徒澆却名聲若向你州縣道你卽不存生命且放却驛將跪拜流汗狼狽而走婁目送之謂判官曰與公躡頓之矣衆皆怪歎其行事皆此類浮休子曰司馬微劉寬無以加也州朝野僉載李昭德爲內史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屢顧待不卽至乃發怒曰可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乃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

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遽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後雖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不爲兄憂師德曰此適爲我憂也夫人唾汝者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惡而拭是逆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如弟笑而受之武后年竟保寵祿出日史異纂

李勣

唐英公李勣爲司空知政事有一番官者參選被放來辭英公公曰明朝早向朝堂見我來及期而至郎中並在傍番官至辭英公頓眉謂之曰汝長生不知事尚書侍郎我老翁不識字無可教汝何由可得留深負媿汝努力好去侍郎等惶懼遽問其姓名令南院看榜須臾引入注與吏

部令史英公時為宰相有鄉人嘗過宅為設食客裂却餅緣英公曰君大少年此餅犁地兩遍熟槩下種鋤耨收刈打颺訖禮羅作麵然後為餅少年裂却緣是何道此處猶可若對至尊前公作如此事參差却你頭客大慙悚浮休子曰宇文朝華州刺史王羆有客裂餅緣者羆曰此餅大用功力然後入口公裂之只是未饑且擎却客愕然又臺使致羆食飯使人割瓜皮大厚投地羆就地拾起以食之使人極悚息今輕薄少年裂餅緣割瓜侵瓢以為達官兒郎通人之所不為也

李日知

唐刑部尚書李日知言為畿亦不曾行杖罰其事克濟為刑部尚書有令史受教三日忘不行者尚書索杖

喚令史總集欲決之責曰我欲笞汝一頓恐天下人稱你云撻得李日知嗔喫李日知杖你亦不是人妻子亦不禮汝遂放之自是令史無敢犯者設有稽失眾共責之

盧承慶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水盧考之曰監運失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可中上

張晃

李齊物天寶初為陝州刺史開砥柱之險石中鐵犁鏵有平陸字因改河北縣為平陸縣齊物性褊急怒陝縣尉裴

冕於州城大路冠冕之士鄙之後冕爲宰相除齊物太子
賓客時人嘉冕不報私怨出談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容使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
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君無往邠吏自中書馳告郭
公軍容將不利於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
士衷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
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
朝恩候之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
思慮耳朝恩撫臂捧手嗚咽揮涕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出談賓客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人害其功遂使盜於華
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物捕其黨

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
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
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搆墮辱宜當其幸但臣爲國之心雖
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親仁里大啓
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
王夫人趙氏愛女方粧梳對鏡往往公麾下將吏出鎮去
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焦
列啓諫公三不應於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
自崇重以貴以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
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
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
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徒成就其事則九

族壘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

郭氏傳史說辛雲景曾為公之吏使後除潭州都督將辭

累日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妻女乃謂雲景曰汝弟去吾為汝言於令公雲景拜於庭夫人傳粉於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趙氏文臨階濯手令雲

景汲水夫人曰汝伊去雲景始趨而去矣永泰元年僕

固懷恩卒諸蕃犯京畿子儀統衆禦之至涇陽而虜已合子儀率甲士二千出入虜見而問曰此何人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在曰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某來今令公在天可汗在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諭之迴紇曰令公若在安得見之子儀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但至誠感神况虜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為從子儀曰此適足為害也

乃傳呼曰令公來初疑皆持兵注目以待之子儀乃數千騎徐出免胄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焉曰是吾父也子儀長六尺餘貌秀傑於靈武加平章事封汾陽王加平書今圖形凌煙閣加號尚父配饗代宗廟庭有子八人婿七人皆重官子駿尚昇平公主諸孫數十人每諸生問安頷之而已事上誠蓋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得志前後連罹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毀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田承嗣方跋扈狠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此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為公拜麾下老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麾指進退如僕隸焉始光弼齊名雖

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舍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思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行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實錄

宋則

宋則家奴執弩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出編異志

卷第一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陸象先

唐陸充公象先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充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出國史補

元載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

威略不見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地四分之一通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存亡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舍考二十四年權傾天下而朝不思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罪富貴壽考繁行安泰終始人倫之盛無缺焉卒年八十五出實錄

宋則

宋則家奴執弩絃斷誤殺其子則不之罪出編異志

卷第一百七十六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七

器量二

陸象先

元載

董晉

裴度

于頔

武元衡

李紳

盧攜

歸崇敬

夏侯孜

陳敬瑄

葛周

陸象先

唐陸充公象先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欲賈其事鞭背見血曰卑吏犯公請去充公從容謂之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官人打了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出國史補

元載

魚朝恩於國子監高坐講易盡言鼎卦以挫元載王縉是

日百官皆在籍不堪其辱載怡然朝恩退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出國史補

董晉

董晉與竇參同列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唯諾而已既而竇參驕盈犯上德宗漸惡之參諷晉奏給事中竇申為吏部侍郎上正色曰豈不是竇參遣卿奏也晉不敢隱諱上因問參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累上表辭官罷相受兵部尚書尋除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李萬榮疾甚其子乃為亂以晉為汴州節度使時晉既授命唯將判官謙從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瑄武將吏都無至者晉將吏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都虞候鄧惟恭合

迎候承萬榮疾甚遂總領軍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

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迴避以候事勢晉曰某奉詔為汴州節度使准敕赴任何可妄為遲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獨恬然來至汴州數十里鄧惟恭方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衆惟恭探晉何如事體而未測淺深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為節度使委兵於惟恭及疾甚李乃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之速至留以近方迎然心常怏怏惟恭以驕盈慢法潛圖不軌配流嶺南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彰云為請改易舊事務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委錢穀支許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

皆惡之晉卒於位卒後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軍人
齧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爲軍州所禮重及
董晉疾丞令之節度晉後事長源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
慢不可執守憲章當盡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
亦苛刻又縱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
是人輕而惡之

出談
實錄

裴度

裴晉公度爲門下侍郎過吏部選人官謂同過給事中曰
吾徒僥倖至多此輩優一資半級何足問也一生注定未
曾退量公不信術數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
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卽行其器抱弘達皆此類

出因
誦錄又晉
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印失所在聞之者莫不失色度卽

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
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度以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
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
矣時人伏其弘量臨事不撓

出王
泉子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於襄陽于司空頔鄭傲倪
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天之
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積真天子之爪牙諸侯
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休薄尚爲
衣食之節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米一千石
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減四海數
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鄭使君所須各

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望也又有匡廬符
戴山人遺三尺童子齋數尺之書乞買山錢百萬公遂與
之仍如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於漢上蘊積
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
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
之以類無雙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
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於柳陰馬上連
泣誓若山河崔生贈之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
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
者寫詩於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
悔而已無處潛遁也及見郊握手曰侯門一入深如海從
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也四百千小哉何惜一書不

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
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使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
遂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
戎使君送伎之什也公曰大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
稱豈有奪人姬凌爲已之婚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
謝於零陵之守也雲谿野王敦驅女樂以給軍士楊素歸
德言妻臨財莫貪於色不悵者罕矣時人用爲雅談歷觀
相國挺特英雄未有于襄陽公者也戎使君詩曰寶鈿香
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臺
夢使君

出雲溪
友議

武元衡

武黃門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觥不飲

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散宴

李紳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隙事具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感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憫然既厚遇之殊不屑意張感涕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張嘗為廣陵從事有小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悵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伎深曉之李既至張持盃不樂李覺之即命伎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

送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伎隨去

出本
事詩

又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為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紳罷鎮在京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伎歌以送之劉於座上賦詩曰接鬢頭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髮鬢字
亦作浮

喧並上聲古今詩話即
墮馬之遺像出本事詩

盧摛

故相盧攜為監察日御史中丞歸仁紹初上日傳語攜曰昔自瀾東推事迴鞞袋中何得有綾四十疋請出臺後攜官除洛陽縣令尋改鄭州刺史以諫議徵入至京除兵部侍郎入相自洛陽入相一百日數日間何不見歸侍郎或

對云相公大拜請假攜卽除仁紹兵部尚書人情大洽也
出聞
奇錄

歸崇敬

歸崇敬累轉膳部郎中充新羅冊立使至海中流波濤迅
急舟船壞漏衆咸驚駭舟人請以小艇載崇敬曰舟人凡
數十百我豈獨濟遂巡波濤稍息舉舟竟免爲害
出談
寔錄

夏侯孜

夏侯孜有王生與孜同在舉場王生有時價孜且不侔矣
嘗落第偕遊於京西鳳翔連帥館之一日從事有宴召焉
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若俱得登第當擲堂印
王生自負才雅如有得色怒曰吾誠淺薄與夏侯孜同年
上不悅而去孜及第累官至宰相王生竟無所聞孜在

洋王生之子不知其故偶獲孜與父平昔所嘗來往事禮
札十數幅皆孜手迹也欣然舉之以謁孜孜既見問其所
欲一以依之卽召諸從事以話其事
出王
泉子

陳敬瑄

陳太師敬瑄雖濫升重位而頗有偉量自鎮西川日乃委
政事於幕客委軍旅於護戎日食蒸犬一頭酒一壺一月
六設曲宴卽自有平生酒徒五人狎昵焦菜一盞破三十
千常有告設吏偷錢拂其牒而不省營妓玉兒者太師賜
之卮酒拒而不飲乃誤傾潑於太師汚頭面遽起更衣左
右驚憂立候玉兒爲壅粉更衣出却坐又以酒賜之玉兒
請罪笑而恕之其寬裕率皆此類
出北夢
瑣言

葛周

梁葛侍中周鎮克之日嘗遊從此亭公有廳頭甲者年壯未墾有神彩善騎射膽力出人偶因白事葛公召入時諸姬妾並侍左右內有一愛姬乃國色也專寵得意常在公側甲窺見愛姬目之不已葛公有所顧問至于再三甲方流眄於殊色竟忘其對答公但俛首而已既罷公微哂之或有告甲者甲方懼但云神思迷惑亦不計億公所處分事數日之間慮有不測之罪公知其憂甚以溫顏接之未幾有詔命公出征拒唐師於河上時與敵決戰交鋒數日敵軍堅陣不動日暮軍士飢渴殆無人色公乃召甲謂之曰汝能陷此陣否甲曰諾卽攬纜超乘與數十騎馳赴敵軍斬首數十級大軍繼之唐師大敗及葛公凱旋乃謂愛姬曰大立戰功宜有酬賞以汝妻之愛姬泣涕辭命公勉

之曰爲人之妻可不愈於爲人之妾耶令具飾資粧其直數千緡召甲告之曰汝立功於河上吾知汝未婚今以某妻兼署列職此女卽所目也甲固稱死罪不敢承命公堅與之乃受噫古有絕纓盜馬之臣豈逾於此葛公爲梁名將威名著於敵中河北諺曰山東一條葛無事莫撩撥云

出玉堂
閑話

太平廣記卷第一百七十八

貢舉一

總敘進士科

進士歸禮部

府解

諸州解

試雜文

內出題

放雜文榜

放榜

五老榜

謝恩

糊集

過堂

題名

關試

讌集

總敘進士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以至歲貢恒不減八九百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負侷儻之才變通之術蘇張之辨說荆聶之膽氣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籌畫弘羊之書算方朔

